



梦》的念头。先读完舒芜的序，序文对《红楼梦》分析得生动精辟，读出了点滋味，就想读下去。读到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，欲罢不能，每天晚自习回来后读一些，竟把全书读完了。从那以后还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晚就寝前必读几页书，方觉充实、温暖，睡得安稳。

初三那年冬天，向同学借了一本译林版的《简·爱》（祝庆英译），读得不忍释手，简·爱的命运牵动着我的心。那是第一次读外国名著，感觉译文很好。那时职工住宅院外尚有一大片空地，是医院废弃的运动场，上面铺着一层煤渣，黑不溜秋，踩上去窸窣窸窣，后来这个地方建起了一栋住宅楼。我喜欢拿着《简·爱》在那片场地上闲步阅读，有时在寒风中伫立静读良久。双手双脚冻得麻木，脸被削刮得生疼，但思绪沉浸书中，热血沸腾，不觉寒冷，忘了挪步，直到天色暗得看不清字才快步回屋。简·爱的音容笑貌，长久萦回脑际。

高中我上的是县一中，县城里可以买到书的地方就多了，仅学校附近的书店书摊就有好几处。出校门往左拐，下一段台阶，总能看到一位老人神情蔼然地坐于一处水泥平台上，面前摆着一摊旧书，不远处立着两排笔直而蓊郁的水杉，静穆端庄。他每天中午掐准我们放学前十分钟，用折叠式行李车拖着一大袋旧书来这里摆摊，踽踽而来又踽踽而去。他的旧书让我大开眼界，每见心仪的书就节衣缩食买下。这个癖好一直延续至今，弹指一挥间，近三十年的时光消逝了，那个卖书老人早归道山了，碰到喜欢的书就要买的习惯却一直伴随着我。买到心仪的好书的那一刻，心潮激荡汹涌。揣着它们回到寝室，

先放进我的壁橱里，俟挤出时间再读，繁重的课业之余瞟上几眼，心里也是暖暖的。一个冬天的中午，我找到校园的僻静一隅，独享与书相会的时光。建成不久的科教楼东南边，有一处建筑垃圾尚未清除殆尽的向阳坡地，坡地颇陡，人迹少至。不远处是潺潺东流的西河，两岸挺立着高大的白杨树。午饭后，我常挟一本江苏文艺版的《从文自传》来到这片坡地，觅几块砖头或几片碎水泥板，垫在屁股下面就开读，不用担心被人搅扰，思绪很快就进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，被沈从文那像水一样明澈灵动的文字带到了那片神奇的土地——边城，直把西河作辰河，一派清波漾心中。那段私人化的阅读时光，使我暂时摆脱“苦战”题海的苦涩和迷茫，拥有片刻的惬意与温暖。

大学里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，阅读自然成了必修课，我的阅读与图书馆紧密连在了一起。课余，我拿着教授们开列的一张张书单，在外借处的一排排书架前苦苦搜寻，常常久觅不得，那是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本，若获至宝，必珍若拱璧。借出没读完，接着续借，我读得慢，边读边摘抄，一书读完往往已续借多次。

有时寝室里阅读环境不好，我携书到校园里的一座小山上读，山上林木繁荫，芳草萋萋，花开淡雅，禽鸟啁啾，坐一石凳上读半天，欣然忘食，不知日影款款西移。携书下山，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有的书外借处极难借到，须往文科阅览室借阅，借阅的书只允许在阅览室里读。静坐窗明几净的阅览室，读得快然，身旁有一架架书默然相伴，岁月静好，不复他求。读到夜晚闭馆，才挎着装有几本书的背包，沿着一条香樟路回宿舍，一路上香樟花弥散着淡淡香气。路灯发出幽幽的光，从枝叶间洒下来，电杆下的花草如梦幻一般。那一本本书，如一扇扇窗户，为我送来一片片清新的美景，也为我展开一幅幅人生的图景。饱览这些景致，我的眼界得以扩大，人生体验得以丰富，生命情怀得以温暖。

流水东去，匆匆带走几度春秋，忽忽已至中年。独坐书房时，我常常想起青年时期那些曾经温暖心灵的书，怀念那些静好的阅读时光和时光深处的人。书房里书香缕缕，窗外早春的寒意阵阵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武汉市第二中学）

责任编辑 晁芳芳

